

黃遵憲傳

麥若鵬著

黃 遵 憲 傳

麥 若 鵬 著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黃遵憲是清末一位卓越的詩人，也是一位有才能的政治活動家。他的詩歌中，充滿着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他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多方面地描寫了這一時期的中國的社會面貌和政治生活，因此也起了更有力的戰鬥作用，在中國文學史上樹立了獨創性的風格。從他全部的作品來看，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的反帝和革新的要求。本書搜集了有關黃氏生平的資料，以暢達明朗的筆調，將黃遵憲一生的重要事蹟，都概括在本書裏面，對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的人，有參考和幫助之用。

黃 遵 憲 傳

麥 若 鵬 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陸號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 號 159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1/16 插頁 1 字數 71,000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1,500 定價(7) 0.34 元



黃 遵 憲 像

前 言

黃遵憲是我国十九世紀下半期到二十世紀初年的一位卓越的詩人，也是一位有才能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他在生活、思想和創作上走过一段崎嶇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有时候昂首前进，有时候徘徊犹豫，也有时候裹足不前，充分表現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偉大的一面和軟弱的一面。从世界观方面來說，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在唯心主义的体系里面，却也包藏着一些进步的唯物主义的因素。他的政治立場是站在当时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地主和新兴的資產階級一边的。他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君主立宪論，他想依靠“圣明”的皇帝和少数爱国志士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政治革新。在他的政治思想里面，却也帶着一定程度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色彩；特別表現得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思想相結合，成为他的全部詩歌創作最重要的主题。通过詩歌創作，他描繪了多災多难的祖国和人民的形象，抒发了迫切地期待祖国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思想和感情。从創作方法方面來說，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繼承了先輩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傳統，同时，由于广泛地接触和深切地体验现实生活，他的现实主义創作方

法比他的先輩具有更新的意义：作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他的作品也比同时代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都发挥了更有力的战斗作用。虽然他在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上是失败了，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文学遗产里面有不少珍贵的东西，已成为我们祖国文学宝库中一部分有价值的财产，他的这些遗产是值得我們重视和学习的。

目 次

前言	1
一 童年	1
二 詩生活的扩展	9
三 “下爭鷄鶩食，担囊走千里”	17
四 出使日本	27
五 出使美国	35
六 暫息家园和漫游欧洲	46
七 反映甲午中日战争的輝煌的詩篇	57
八 和康有为梁啓超結交	67
九 在湖南推行新政	73
十 政治生活中的巨浪	78
十一 戊戌政变后的乡居生活和創作	86
十二 “怀刺久磨滅，惜哉吾老矣”	101
后記	111

一 童 年

現在，我們要敘述和研究詩人、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黃遵憲一生的經歷，先來敘述一下他的童年，看看他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中逐漸成長的。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省嘉應州（現在的梅縣）人，生于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四月二十七日）。他誕生前八年（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庚子）是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年，誕生後三年（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辛亥）是太平天國起義的一年。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外國資本主義（後來發展為帝國主義）的狂暴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堅強的反抗；國內封建地主階級的貪婪壓榨激起了農民大規模的起義。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逐漸成長，在以後的年代里，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者（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前身）和兇暴的外國資本主義以及腐朽的官僚地主階級之間，也形成一定的矛盾。在中國近代史上，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與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兩種主要的矛盾，常常糾纏在一起，許多次要的矛盾就從這裡面派生出來，構成錯綜複雜的畫面。如果說，還在封建社會

时期的古老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相对平静的，那么，当近代史揭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中国社会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切都开始急剧地变化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开始沸腾起来了。

时代和家庭的阶级成份，在黄遵宪的童年以至整个生命历程中，都留下相当深刻的烙印。

黄遵宪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庭中。这是一个所谓“四代同堂”的包括成员七十余人的大家庭，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这个大家庭在逐渐解体。黄遵宪的故居在嘉应州城东门外东街堡。这座宽敞的古老的房子，其中主要的建筑物“荣祿第”是黄遵宪的曾祖父一代建筑下来的。

黄遵宪的祖先是中原迁徙南来的旧族（广东人称他们为“客家”）。大约在十四世纪初期，黄遵宪的祖先和许多汉族人民一样，在元朝统治者压迫之下，渡江南迁，经过閩江流域，展转到达东江流域的嘉应州才定居下来。对于黄遵宪的远代祖先，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查考，只知道从他高祖父一代起的家系。他的曾祖父黄学诗，字詞海，是一个很有财产的人，读古书，应科举，但是在为官从政的道路上并不得志，只做一个绅士，终老于家乡。黄遵宪的祖父黄际昇，字允初。光緒嘉应州志说他“性和易，处事練达”，还记载他的一段事蹟说：“州民向納糧，吏胥必令罄納乃給以收票。貧家百方罗掘，常不足額，貽累无穷。际昇乃言于牧伯文壯烈公（知州文晟），創設粮房于堂皇側，無論多寡，均得自便。州人至今称道弗衰。”①黄际昇能注意乡間亲鄰的日常生活，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

一定程度的同情，有时候还敢于譴彈那些“官長”的醜惡行為，可說是一个开明的士紳。黃遵憲的父亲黃鴻藻，字硯賓，号逸农。黃遵憲出生的时候，黃鴻藻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士子。后来应科举考試中了举人，由戶部主事調任知府，分派到广西省，在桂林住了很久，政事余暇，常常和同僚們遊山玩水，飲酒吟詩。他又先后督办南宁、梧州的釐务。适值中法战争爆发，我国軍隊源源开出鎮南关（現改称睦南关），糧餉所需，十分急迫，主要是靠黃鴻藻从南宁、梧州兩釐局筹划調撥。由于他能及时解决軍隊的給养問題，大大地鼓舞了士兵的战斗精神。以后黃鴻藻升任思恩府知府。据光緒嘉应州志說，他在思恩府任內，“办农桑，修書院，教养兼施，政声卓著。”②他曾这样表示过自己的抱負：“士大夫平日讀書养气，当自任以天下之重。一旦值国家大計，在所必爭，則批鳞犯顏，不顧禍福，稍一瞻望，便貽千古之譏。若区区一小政之得失，一庸臣之进退，連章入告，以市恩而沽名，即其心无他，亦不免自視过輕矣。‘千金之弩，不为鼷鼠发机，’諒哉言乎！”③黃鴻藻不仅是一个有才能的政务家，也是一个頗負声誉的詩人。这种政务家和詩人的性格，对儿女一代自然不会沒有影响的。黃鴻藻的著作有逸农筆記、思恩杂著、退思書屋詩文集等書。黃遵憲的曾祖母李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她的教养对黃遵憲的童年生活起了极大的作用。她已經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了，还亲手为这个曾孙儿裁制衣裳，烹調食物，体貼得无微不至。更有趣的是她故意把这个曾孙儿打扮成女孩子模样，給他抹上脂粉，梳上盤云髻，帶上耳环，穿上紅衫儿、紅裙子。乡里鄰近的

人都笑了：“老人家真爱的不错呀！看，这娃娃的相貌长得多好，真象莲花一样漂亮呢！”当幼年的黄遵宪牙牙学语的时候，曾祖母便教他唱儿歌“月光光”。这是一首调子轻快而内容具有一定真实性和丰富的幻想成分的儿歌。黄遵宪把这首歌子吟得很熟、很流畅。以后，曾祖母又教他吟“千家诗”。这可说是黄遵宪的诗歌生活的启蒙时期。黄遵宪到了三岁的时候，开始进书塾，塾师是李学源（字伯陶，嘉应州人）。曾祖母怕黄遵宪年龄太小，不习惯书塾里的生活，特别请求塾师不要过于严厉，让孩子有一点自由。由于曾祖母对黄遵宪的无限亲切的爱护，黄遵宪一生都感激她老人家。黄遵宪的祖母梁氏，现在我们不容易找到叙述她的生平的资料，黄遵宪在十八岁时写的“送女弟”一诗中說，“上溯及太母，劬劳无不亲”，“太母持门户，人言胜丈夫：靡密计米盐，辛勤种瓜壶”④，“太母”大概就是指他的祖母說的。黄遵宪的生母吴氏，“送女弟”诗中說，“阿母性慈爱，爱汝如珍珠：一日三摩挲，未尝离须臾。今日送汝去，执手劳踟蹰。”⑤突出地表现她的慈爱的性格。她只活了五十六岁，不算长寿，所以黄遵宪在“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诗中有“上羡大父福，下伤吾母年”⑥的慨歎。黄遵宪还有庶母刘氏和吴氏。同母弟三人：遵模，字采汀；遵路，字公望；遵楷，字慵达。妹二人：珍玉，碧玉。庶弟一人：遵实，字实甫。庶妹二人：芳玉，珮玉。在这个大家庭的许多兄弟姊妹中间，童年的黄遵宪为曾祖母李氏所特别钟爱，也就成了这个成员达七十余人大家庭里面的中心人物之一。兄弟姊妹们都讨好他，对他表示亲昵，愿意他向曾祖母多要零钱花

費。爷娘常常貼着耳边叮囑他，要他劝曾祖母加餐，多多保重身体。伯叔們为了討老人家欢喜，常常故意撫摩着他的头頂說些好話。他和許多少少年儿童一样，有強健的身手，活潑的性格，跑路象条強壯的小牛犢，爬树象个敏捷的猴儿，掏小雀，偷挖人家的山芋，許多頑皮的事情他都干。童年的自由生活，使他能够較多地接触广大的自然界景物，养成爱好自然景物，欣賞自然景物的兴趣。他家附近那座景色秀丽的东山，是他童年时期常去遊玩的地方。到了十岁，黃遵宪开始学写詩，塾师把宋代嘉应州詩人蔡蒙吉的詩句“一路春鳩啼落花”做題目讓他写詩，他写下了“春从何处去？鳩亦尽情啼”的句子。过了一天，塾师又拿“一覽众山小”做題目叫他写詩，他写下了更不平凡的句子：“天下犹为小，何論眼底山！”黃遵宪在詩歌方面的天才表現，引起了乡里間人們的惊异和称讚。經過一个时期塾师的教导以后，黃遵宪逐渐培养了独立研究學問的能力。

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对封建社会經濟結構的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資于新式工业。在黃遵宪的家乡嘉应州，也象沿海各省的府、州、县一样，商品經濟发展，逐渐破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分工，手工工場和作坊发展起来。根据光緒嘉应州志的記載，从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起，州境内就開設了大煉鉄爐五座，各爐所用矿砂都在本地产矿的山場采运。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以后，出产的生鉄多运往南海佛山鎮（广东省的煉鉄业中心）銷售。稍晚一些时候，有些商人不顧清政府的禁止，大量偷运鉄器制成品出洋，

銷售。由此可見煉鐵業的發達。至于絲綢、棉紗、茶葉、桐油、石灰和漆器等的生产量也相当大。然而，这些手工业的发展首先遭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縛，以后又受到外国資本主义的摧殘，不能正常地成長起来。光緒嘉应州志記載当地絲綢业的衰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茧綢)昔年广行于四方，自俗尚华靡，惟海南人仍購之。……改用川茧，紡絲者皆女工，日打綢，工价远遜曩昔，操其業者寥塞，亦不聞有机房，盖土产不銷，斯工艺不兴，勢相因也。近年士大夫銳意講求蚕桑之利，購桑秧蚕种于順德，設蚕桑局于州城，踵而行之者有松口各乡，而卒无成效。⑦

处在这种情况下，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轉化为資產阶级的社会集团，为開闢資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道路，就不能不要求掙脫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国外的資本主义势力的双重束縛。家乡的这种情况，自然直接影响黃遵宪的思想。

官僚地主阶级的殘酷压榨是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中国农民曾以无数次起义企图冲破这种封建的阶级剝削关系。中国历史上規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的武裝力量既然以震撼大地的声势，击潰了清朝布防于長江一帶的武裝主力，于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太平軍的輝煌胜利，自然給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以极大的鼓舞。在黃遵宪的家乡嘉应州，由于官僚地主阶级的殘酷压榨，加上自然灾害的折磨，农民起义就由星星之火逐渐变为燎原的烈焰。

光緒嘉应州志記載：

(咸丰)七年二月至五月不雨，斗米千錢，飢民請賑，譁于州署，

不期而集者千人。秋，大水。冬，麦虫生。八年，紅头虫食麦殆尽。九年，飢。^⑧

光緒嘉应州志还有这样的記載：

咸丰初年，羣盜毛起。粵东有所謂三合会者，以紅布裹头，因称为紅头賊。佛山陈开，其首也。假託图讖，煽惑乡愚，以謀不軌，各屬一时响应，結党拜会者所在而有。于是丰順則有管以筠之乱，揭陽則有林厚凱之乱，長乐、兴宁則有孔阿福之乱，而吾州之匪首亦有白渡前末阿棠大，田寨黃曾兴二、南口陈賢郎、李坑李狐狸五等，而以黃、陈兩股为猖獗。^⑨

又載：

松源堡界連江西之零都，福建之武平，州屬之鎮平，常为游匪出沒之区。咸丰戊午春，王討食四糾結外匪暨旗拜会，希图滋事。……（二月）十三日匪众数百突掩新圩，官軍失利。……不数日，聚众数千，徑寇州城及城东北二十里之葵嶺。当是时，戕官之案猝发，警报日沓至，人情洶洶。适前知州文晟之長公子星瑞在州，而新募潮勇数百方至，环城紳董因增以乡勇約得千人，請公子禦寇，公子毅然而行。二十二日抵葵嶺，与賊交鋒，勝負未决。团紳李熙齡欲鳴金而誤鼓，潮勇大进，遂破之。……三月二十一日，諸軍会勦松源，卓（兴）軍先登，鎗砲齐发，將凿石路一帶賊棚概行轟倒。各队繼进，斃匪数百，室廬焚毀殆尽，窮搜直抵鎮平、武平、上杭各县，匪首王討食四、伪軍師曾蘭奎、伪元帥何振秀三，戕官要犯郑庚麻、何攝二等均次第擒获伏誅，州境肅清。^⑩

尽管在官僚地主階級的文士們笔下，农民起义队伍的战斗情况被歪曲；但是，透过地方志記載的这些材料，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农民起义队伍勇猛果敢的姿态，同时，我們也可以看

出官僚地主反动武装的狼狽情形。官僚地主階級的文士們写了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太平八年、戊午)“州境肅清”之類字样的墨跡未干,接着又不得不記下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太平九年、己未)农民起义的大风暴的襲来,这些事实,对官僚地主階級的文士們真是一个辛辣的諷刺!

再石光緒嘉应州志的記載:

咸丰己未正月,髮逆伪翼王石达开挟众十余万,自湖南分股,一由江西信丰竄粵之和平、龙川,一由福建龙巖、永定竄粵之大埔。竄大埔者其賊目为石鎮吉。三月二日由埔竄于松口、嵩山、白渡之間。初四日直扑州城。先是戊午六月,惠州知府文晟勸办松源土匪,后复权州事,寇至,游击潘法元挟兵勇六百出城,詭言禦賊,实以自卫,城内因是空虚,嬰城固守者半屬民壯,閭及妇人。时則大霧弥漫,咫尺不辨,河水盛漲,外援阻絕。賊众約五六万,連日环攻,城上礮石投之,賊沿梯登,或澆之沸湯,賊多死乃止。惟日聞鉦鼓声大作,盖潛凿地道,藉以乱軍听也。十六日黎明,地雷轟发,西城坍塌三十余丈,守陴者皆走,不知所往。賊三百蟻附而登,城遂陷,知州文晟等死之。^①

农民起义直接搖撼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础,許多官僚地主階級的家庭就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雨中逐漸沒落下去。黃遵宪的大家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①② 光緒嘉应州志卷十三,“人物”

③ 黃鴻藻:逸农筆記卷八

④⑤ 黃遵宪:人境廬詩草卷一

⑥ 人境廬詩草,卷五

⑦ 光緒嘉应州志卷十三,“食貨”

⑧ 光緒嘉应州志卷三十,“災祥”

⑨⑩⑪ 光緒嘉应州志卷三十一,“寇变”

二 詩生活的擴展

青年时期的黃遵憲是抱負不凡的。他不滿意当时的讀書人只知道誦讀古代典籍，撿拾古人的片言隻語作为依据，高談闊論古代的社会如何隆盛，眼前的世局如何頹敗，凭一点書本子上的旧知識，应付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他对于从古到今的各家思想學說，都不肯随便盲从附和。即使对于在封建社会一向是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也表示采取批判的态度去接受。自然，青年时期的黃遵憲，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屬於儒家的，他热烈地称讚“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①所謂“囊括”百家的“圣人道”，就是指以孔子为主要人物的儒家的思想。黃遵憲明白只凭这套思想来“用世”已經不夠，因此，他努力在古代到近代的廣闊的知識領域中鑽研、探索。他勤奮地讀了他所能找到的許多書，写下了大量札記，有时候誦讀的時間太長，以致唇焦舌敝，執筆抄寫的時間太長，以致指頭的表皮結成硬塊。他曾這樣表示過自己的志願：“畢生事鑽仰，所慮吾才竭。”^②在廣闊的知識領域中鑽研，他是永遠不會感到滿足的。

然而，動盪不安的社会环境，不允許他象那些先輩一樣，埋頭鑽研，向學者的道路走去。

农民起义的烈火繼續燃燒着。这时候在嘉应州一帶起义的农民队伍已經不是采取自发式的行动，而是和太平天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合流，成为統一在太平天国革命綱領下的战斗队伍了。一八六五年五月（同治四年、乙丑四月），嘉应州大饑饉，一千錢只买到米六七升，饿死的人很多。六七月間，时疫流行，路上的死尸連續不断。这时候，太平天国国都天京（南京）已于一年前被清政府的反动武装攻陷，太平軍的余众在汪海洋、李世賢、丁大洋、林伯濤等率領下，展轉南下到达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边境。十二月八日（夏曆十月二十一日），解放嘉应州城。当时黃遵宪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他和夫人叶氏結婚只有几天，便随同家中三十余人，仓皇奔避于大埔三河墟，接着又奔往潮州，情形是很狼狽的。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黃遵宪，由于阶级意識限制，加上謠傳的淆惑，他自然不会了解太平天国政权領導下的农民起义的性質和意义，他甚至跟官僚地主們一样咒罵起义者为“困兽”、“羣蛙”、“寇”、“賊”^③。然而，当他罵起义者的时候，也模糊地意識到“終累吾民非敌国”^④，就是說，太平天国領導下的农民軍也是人民，而不是敌国。这种認識成为以后他和最腐朽的官僚地主阶级分道揚鑣的起点。

經過几次事变，黃遵宪的大家庭迅速地沒落了，連曾祖父一代建筑的老房子也焚毀了一部分，家境变得很穷困，甚至要典押衣物度日。黃遵宪在“送女弟”詩中把这种艰难情况写得很清楚：

吾家本富饒，頻岁遭乱离。累叶积珠翠，历劫无一遺。